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部小说选

合欢

张贤亮



● 中国现当代
名家名作丛书

合欢

张贤亮
西部小说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01 号

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

合 欢

张贤亮西部小说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547,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225-00572-3/1·75 定价:10.80 元

追 求 智 慧

序

水与火这两种常见的东西，会给如何当一名作家的问题以生动的启示。水与火没有自己固定的形象。火焰总是不停地闪烁着，有像花瓣一样静止不动的火苗吗？水，不管是江河湖海还是杯中之水，都完全以它的容器为它的形状。它们没有自己的形象，它们永远随外界的影响而变化，却又是世界上力量最强，任何生物和非生物片刻都不能离开的东西。

工业时代的分工造出各种各样的人，作家是其中之一。而这种人又要用笔刻画出各种各样人来，整个人类依靠他们表现自己。被分工所固定，却要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一切人。作家如果不克服这个矛盾便不能写出优秀作品。二十世纪以来，文学逐渐从灿烂的十八、十九世纪滑坡，几乎跌进低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自身的“作家意识”太强。他被固定住了，即使像鲜花一样艳丽也没有火焰的力量。

作家，首先应该是个人，“凡是人所具有的品质我都具有”。投入创作时，他的心灵应当像水一样以不同容器的形状为它的形状，他的个性完全盛在那特定的容器之中。现在的问题是，作家的个性及其职业性排斥其他一切容器，作家只以他的特性、目的和追求塑造人物。作家的“自我表现”成了“自我封闭”。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只认识了若干作家，却没有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更多不同的人。与前一个世纪相比，在文学画廊中出现那么震撼人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是极为稀少了。当代作家只不过依靠形式、语言或情节的魅力成为明星。这类明星就和体育明星一样，他的成绩会被不断的后来者不断地刷新。当代作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能和他们的前辈相提并论。

文学，其实和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与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产物。高品质的文学作品表现智慧，一般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只是机智。当代技巧的高度发展和专业知识的膨胀，给亿万人以十足的机智却泯灭了人的智慧；为金钱、名声而写作，和为政治而写作同样有害于文学。处在低谷中的东西方当代作家，都

陷在这样的泥淖里。形式、语言或情节设计上的技巧固然会有魅力，但那不过是没有果仁的美丽的果壳。我们读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十分强烈地感觉到智慧之风扑面而来。他们的智慧调动起深藏于我们心中的智慧，因而与我们现代人相沟通。这种智慧的调动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这就是阅读的主要目的——使人成为大写的人，成为丰富的人。但在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我们至多感受到阅读的喜悦，或是赞叹他们的机智与才华使我们知道了某种社会现象。智慧启发人的智慧，机智只是令人激动或获得常识。

失去智慧，是当代人的痛苦。有趣的是，东西方的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向一个方向去企图把它寻找回来。那就是“传统”，是“根”。从T·S·艾略特到北美的黑人作家，都想回到仅仅属于他、他的家族、他的民族的历史中去。中国更有一种所谓“寻根文学”的兴起。诚然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当人的思绪回溯到只属于自己、家庭和民族的历史中时，历史就被‘激活’了。历史的意义被重新体悟、理解和弘扬，时间的一维性结构被重新拼拆、组合和构造。历史不再是一去不返的江河，而是一股在地下燃烧千年仍上下沸腾的岩浆。”

但是，如果仅仅以题材的转换来刷新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创作灵感和活力是不够的。真正的智慧，还必须通过这一途径更往前走，更往深走，向自己的内心开掘。

我这里所说的智慧，真正的含义应该用梵文 Prajñā(般若)来表达。它不同于由眼、耳、口、鼻、身、意(Manovijñāna)所获得的表层意识，而是指心的原态。大智者以言谈身教教化大众，如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穆罕默德等人。他们的言谈身教由后人记录下来成为经典，而他们自己却如孔子所说，是“述而不作”的。次一等的智者，也著书立说，但他们本身就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故事。作家不过是编写故事的人。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业力”(Karma)所牵引，在“业力”有限的范围内写出一部部作品。如果允许我用佛学理论把人的一颗对境攀缘(Pratityasamutpāda)的心分为八识(Vijñāna)，那么除了前面说的六识之外还有末那识(Manas)和阿赖耶识(Ālāya)。一般作家，只是用自己的前六识进行写作。优秀的，进入了末那识，用通俗的话说是展现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但这种“自我”却又是偏见和偏执的根源。虽然在文学的范围内他是优秀的，可是从文化上说还不是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高度智慧。凡是最卓越的作家的代表作，都是自己阿赖耶识的流露。阿赖耶识虽然不是最高的智慧，但已经包涵着他那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英国读者也许很难理解我的话。可是难理解的东西应该是有兴趣理解的。现在我换一个方式来表述：如果在已被大家所接受的法国生物学家J·B·

Lamarck 提出的获得性遗传学说上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潜意识中也有他前辈人的经验的残存。任何一个人的历史追溯起来都不知有多少万年,因而不知道有多少经验积淀在他或她的潜意识里。有的中国人在“禅定”(Dhyāna)的时候脑海中会现出他“前世”的景象,实际上那不过是前人经验在一瞬间的再现。我甚至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无所谓有想象力的。凡是想象的东西都是记忆力强度并发、潜在记忆联想组合的结果。我们自身的学习和生活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只有刺激和唤起了潜意识中的历史经验的积淀,我们才会有所领悟和进步。然而,正如有沉淀物的杯中之水,有的需要强烈晃动才能使沉淀物翻腾起来,有的只需轻轻一摇,沉淀物就会马上在水中弥漫开来。这种不同,表现为每个不同的人的悟性(德国古典哲学称之为 Verstand)上的差别,决定了他或她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作家,无疑属于我上面所譬喻的后一种情况。当然他们的敏感度也各自不同。我不知道自己的敏感程度,但我在写作时感觉到与其说是凭借个人的经验,还不如说是凭借由经验刺激起来的内心的冲动,你可以称这种冲动为灵感、想象、联想、创造力、再现力等等。而我认为只有“业力”这个概念能表达出所有那些心理活动的根本。曾经在英国发行的英文版“Mimosa”、“Half of Man is Woman”和“Getting Used to Dying”中,读者可以看出来我并不是单纯地在叙述经验,陈述故事。在故事的下面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政治遭遇,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形式。我并不着重去写主人公面对的政治。因为中国的政治和英国不同,英国的政治和美国也不尽相同。作家只有面对人本身,也就是面对自己内心,才能在‘人’这个大题目上和整个人类取得共同性。

在“Half of Man is Woman”英文版的扉页我曾写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她不但在外国人眼里难以理解,在中国人心中也是一个谜。正因为她是一个谜,所以她才可爱。”其实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对西方人来说神秘的是中国人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在写所有的作品时并不局限于自己狭隘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许多生动的细节甚至对话都是从潜意识中翻腾出来的。我只要遵循我内心的指引,我的祖先就会对我娓娓而谈。他们无比丰富的经验会使我的作品永远超出我个人经历的范围。我所写的劳改营生活不过是一种故事的表现形式。实际上那里面凝结有我、我的家族、我的民族,进而有作为‘人’的共同经验,这样,我就可对任何国家的人说:“如果换一个名字,这也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不止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她不知有多少万年历史。她里面不仅饱含智慧而且有修炼智慧的方法。被西方人看作神秘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是很自然的。我努力想使自己“转识成智”,就是将阿赖耶识转化为智慧,而这必须向自己内心不断地开掘。所以,我只能属于

我的民族、我祖先的文化、我的黄土地。到达了智慧的彼岸，我就会完全融化在人类那颗巨大的心里。写作，不过是到达智慧的彼岸的一种修炼方法。

当然，我也很清楚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到达那美丽的彼岸。如果成了大智者，我就不会再是一个作家了。

《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魏泉鸣

副主编: 李 燃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燃

李 声 李春俊(回族)

马进祥(回族) 刘 平 谷 风

杨亮才(白族) 封晓梅 魏泉鸣

张 贤 亮 自 传

张贤亮，汉族，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一个旧官僚家庭。中共党员，现任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时举家搬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在上海小学毕业，又返南京读中学。1949年解放时刚入初中。1951年随父亲北上，到北京上高中。1952年父亲以历史问题被捕，因而在1954年中学即将毕业时，被学校以莫须有罪名开除。1955年因在大城市生活困难，无奈带着老母弱妹前往大西北，落户于宁夏贺兰县（原属甘肃），在一个黄河边的小村庄当农民。1956年应招为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教员，教初中语文课。一年后即因发表《大风歌》打为“右派”。1958年5月送入劳教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释放，押送到另一农场当农业工人。1963年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法院判决管制三年。但在“社教运动”中又押送到劳教农场劳改。1968年释放后，返回原农场继续当工人，旋即被“文革”专政，关押到1969年。1970年又遇“一打三反”运动，抓起来投放在监狱。1973年再次被释放。1979年9月彻底平反。1980年调《宁夏文艺》（现名《朔方》编辑部）当编辑。1979年重新执笔，写小说。至今已发表近三百万字。1980年《灵与肉》获全国优秀小说奖；1983年《肖尔布拉克》再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1984年《绿化树》又获全国奖。先后有《灵与肉》、《肖尔布拉克》、《龙种》、《浪漫的黑炮》、《男人的风格》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自己也写了两部电影——《异想天开》和《我们是世界》。1985年发表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广泛争议。1983年又发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

目前作品已有英、法、日、俄、瑞典、荷兰、波兰等1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的版本最多。曾访问美、法、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并在那些国家的大学讲学。曾列入剑桥版《世界人名录》、英国版《远东及澳大利亚人名录》与《世界作家》。



目 录

追求智慧(序)	(1)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1)
灵与肉	(16)
肖尔布拉克	(34)
土牢情话	(61)
河的子孙	(112)
合欢	(205)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321)
附录:张贤亮著作系年	(466)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序

在韩美林的动物画展上，一幅狗的水粉画把我吸引住了。但与其说是画家用那传神的笔法点出柔和明亮而又略带调皮的眼睛，十足地表现了这条小狗温驯善良、机灵活泼的特点而令我赞赏，倒不如说是画家给这幅画的题名令我深有所感。画家把这幅画题为《患难小友》。我认为，这绝不是画家在故作玄虚，也不是虚构的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一定是画家对实有其狗的小友的纪念。果然，后来我听说，画家在患难中身边的确有过这位小友，而它最后竟死在“四人帮”爪牙的棒下。

“患难小友”！我想，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有些文学大师就曾经把孤独的人与狗之间的友谊作为题材写出过不朽的作品，譬如屠格涅夫和莫泊桑；而自然科学家布丰（Buffon）也曾用他优美的笔触对狗做过精彩的描述。据他说，狗是人类最早的朋友，又说，狗完全具有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道德观念。也许这说得有些过分，不过要是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还是要肯定地回答：狗！因为我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一条狗和一个孤独的老人建立的亲密友谊。

—

这条狗和农村里千千万万条狗一样，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更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这是一条黄色的土种公狗。也许，它的毛色要比别的狗光滑一些，身子要比别的狗壮实一些，但也从来没有演出过可以收入传奇故事里去的动人事迹。它的主人呢，也和农村里亿万农民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过，如果不是他和他的狗的特殊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不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

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勾画着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理展开的，不像老年知识分子面部皱纹那样细密。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浑浊，不过有时也闪烁着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口，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他一个人住一间狭小的土坯房。这间土坯房也是孤零零的，坐落在庄子的西头，门口有一棵孤零零的高大的白杨树。他房子里只有一铺炕和两个旧得发黑的木板箱，但收拾得倒很干净。除了一般性的贫穷之外，老人还有因为单身而形成的困难，“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就概括了他的生活了。然而，孤单的老人好像总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免疫力，据我所知，他是从未害过病，也没有误过一天工的。

庄户人的狗是没有名字的，不管主人多喜欢它，狗还是叫“狗”；庄户人也很少被人称呼大号，不论大人、娃娃、干部、社员，都叫这个老人“邢老汉”。久而久之，老人的名字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邢老汉和他的狗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他赶车出差时也领着它，人坐在车辕上，狗就在车的前前后后跑着。如果见到什么它感兴趣的東西，它至多跑上前去嗅一嗅，然后打个喷嚏，又急忙地撵上大车。要是邢老汉在庄子附近干活，那么一到了收工的时候，狗也跟一群孩子跑出村去，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迎接他们的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的铁锹或锄头抢下来扛在肩上，而狗见邢老汉就一下子扑上去，舐他的脸，舐他的手，两只耳朵紧紧地贴在头上，尾巴摇摆得连腰肢都扭动起来。

这条狗对主人的感情是真诚的，因为邢老汉一年才分得二三百斤带皮的粮食，搭上一些菜也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它，但在邢老汉烧火做饭的时候，它总守在他身边，一直等到邢老汉吃完饭锁上门又出工了，才跑到外面找些野食。它好像也知道主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喂它，从来不“呜呜”地在旁边要求施舍。它守着他，看着他吃饭，完全出于一种真挚的依恋感，因为社员们只有在吃饭时候才在家里。要是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当然比较长一些，邢老汉吃完饭，就噙着烟锅抚摸着它，要跟它聊一会儿。

“今儿上哪里去啦？我看肚子吃饱了没有？狗日的，都吃圆了……”

有时他伸出食指点着它，吓唬它说：“狗日的，你要咬娃娃，我就给你一棒。他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哩。可不敢吓着娃娃……”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它，它也完全不必要受这样的教训。它是温驯的，孩子还经常骑在它身上玩。

到了过年过节，生产队也要宰一两只羊分给社员，邢老汉会对它说：“明儿

羊圈宰羊，你到羊圈去，舔点羊血，还有撂下的肠肠肚肚的……”尽管社员们一年难得吃了几次肉，可是邢老汉吃肉的时候并不像别人那样把骨头上的肉都撕得净光，他总是把还剩下些肉屑的骨头用刀背砸开，一块一块地喂给他的狗。“好好啃，上边肉多的是，你的牙行，我的牙不行了……”邢老汉跟人的话不多，但和他的狗在一起是很饶舌的。

这个孤单的老人就只有和他的狗消遣寂寞。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条狗，而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在那夏天的夜晚，在生产队派他看菜园时，只有这条狗陪他一起在满天蚊虫的菜地守到天明；在冬天，他晚上喂牲口，也只有这条狗跟着他熬过那寒冷的长夜，天亮时，狗的背上，尾巴尖上，甚至狗的胡须上都结上一层白霜。虽然狗不会用语言来表示它对老人的关心，也不会替他赶蚊子或是拢一堆火让他烤，但它总是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一样守护着他，就足以使老人那因贫穷和劳累而麻木了的人性感动了。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

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

二

邢老汉在解放前扛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解放后，他分得了几亩河滩地。那一年他才三十多岁，凭他下的苦力和在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那几亩河滩地居然也长出了丰盛的庄稼。那时，他对未来真是满怀信心，而日子也的确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说了个女人。当然，也没有好的姑娘愿意跟一个四十岁的半大老汉。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在这八个月里，连置家带看病，他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不过，这一年正是大搞合作化的一年，现实的遭遇真正使他认识到了单干无法抵御不测的天灾人祸，于是他把几亩河滩地、一头毛驴和他自己都投进社里。一两年中，生活真的有了起色，他的希望又在一个坚强的集体中重新萌生出来。但是，正在他张罗着再娶个女人的时候，却来了个“大跃进”，他本人被编入炼钢大军拉进山里去“大炼钢铁”了。他准备娶的那个寡妇并没有等他的义务，就又另找了个主儿。

以后，虽然由于在生产劳动上实行了协作与分工，由于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由于引进了化学肥料和简单的农机具，土地的产量是比过去有所提高，但缴公粮、售余食、卖贡献粮、留战备粮的数量总是超过提高的部分。有几年，上面派下的收缴任务甚至只有叫农民饿肚子才能完成。这样，邢老汉只好仍旧打他的光棍了。

然而，世界是会变化的，生活也是曲折的，这条简单的哲理在这个乡下老头子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一九七二年，邻省遭了旱灾，第二年开春，就有一批一批灾民涌到这个平川地区。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拉家带小，也有的独自行乞。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一条肮脏的布口袋，还准备乞讨一些干粮带给留在家乡的亲人。在都市的饭馆里、街道上、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都有像蝗虫一样的灾民。在城市民兵轰赶他们以后，他们就深入到穷乡僻壤里来了。

一天中午，邢老汉正准备做饭，忽然听到门外有个操外乡口音的女人叫道：“大爷，行行好，给一点吧！”乞怜的声音打动了，他把虚掩的门开开，看见外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他把她让了进来，叫她坐在炕上，就忙着做两个人的饭。一会儿，要饭的女人看出了这个老汉做饭时笨手笨脚，就小声地说：“大爷，你要不嫌弃，我来做这顿饭吧。”邢老汉高兴地答应了，自己装了一锅子烟弓着腰坐在炕上。女人洗了手就开始做饭，动作又麻利又干净。同样的面，同样的调料，可是邢老汉觉得这是他五十多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两个人都吃了满满两大碗汤面，邢老汉还嫌不够，看到要饭的女人像是也欠点，又叫再做些。

正在做第二次饭的时候，村东头的魏老汉推门进来了。

“嗨！我说你咋还不套犁去呢，闹了半天是来客了。”

“那……”邢老汉不知为什么脸红了起来，讷讷地说，“要饭的，做点吃的，吃了就走……”

魏老汉是这个生产队队长的本家三叔，又是队上的贫协组长。

“唉——可怜见的，妇道人家出来要饭。”他在门坎上一蹲，掏出一支香烟。“老是说啥复辟了咱们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我看哪，现时就复辟了，咱庄户人就正吃着二遍苦、受着二茬罪哩。是陕北来的吧？家里还有啥人？”

“就是。家里还有两个娃娃，公公婆婆。”女人低着头腼腆地回答。

“别客臊，这不怪你。民国十八年我也要过饭，我女人也要过饭，遭上年谨了嘛。家里人咋办呢？”

“我们公社一人一天给半斤粮，我出来就少个吃口，省下他们吃。”锅里水开了，女人忙把面条下到锅里。魏老汉看见她切得面又细又长，和城里压的机器面一样。

“啧啧！好锅灶！”魏老汉灵机一动，爽朗地说，“我看哪，风风雨雨的，要饭遭罪哩。现在要饭又不像过去，每家每户就这么点粮，谁给呢！再说还这里盘那里查的，干脆你就留在这里吧，给邢老汉做个饭干个啥的。邢老汉让你吃不了亏，这可是个老实人，我知道。”

女人背着脸用筷子在锅里搅和，没有答话。魏老汉转向邢老汉说：“你先去把犁套上，天贵正找你呢，那几个后生近不到青骡子跟前。套了犁再来吃饭。”天贵就是他那当队长的本家侄儿。

邢老汉把烟袋别在腰上，到马圈去了，抽两袋烟的工夫，魏老汉也到了马圈，喜笑颜开地拍着邢老汉的肩膀说：“狗日的，你先人都得谢我啦！人家愿意留下了，跟你过日子。眼下她口还没说死，以后你好好待人家，再生下一个一男半女的，她的心就扎下了。有钱没有？没钱的话打个条子，我给天贵说说，先在队上借点，给人家扯件衣服。”

邢老汉咧着嘴笑着，满脸的皱纹都聚在一起了。晚上收工，他一进门，女人就不声不响地给他端上碗热腾腾的“油汤辣水”的面条。她自己也坐在炕下的土坯上吃着。她梳洗了一下，再也看不出是个要饭的乞丐了。吃完晚饭，邢老汉叼着烟锅想说点什么，女人在洗锅抹碗，他才发现整个锅台案板都变得油光锃亮的，油瓶盐罐也放得整整齐齐的了。

“邢老汉呢？恭喜恭喜！”这时，大个子魏队长低头推门进来，他两眼在屋里一扫，忍住笑说，“对！这才像两口子过日子的样子，真是螽螂儿都得配对哩！喏，这是十块钱，明天队里给你一天假，领你女人到供销社看买点啥。”

邢老汉忙下了炕。把一锅子烟装好递到队长跟前，一面张罗说：“坐嘛、坐嘛！”

魏队长没有坐，掏出自己的香烟。还给了老邢头一支，笑着对那女人说：“是陕北来的？那地方苦焦，我知道。咱这周围庄子上还有你们那里的人，也是逃荒过来的，现时都跟庄子里的人成家了。咋？在家是种庄稼的？会旋筛子不会？”旋筛子算是种技术活，是手巧的女人才会干的。

“会，”女人细声细气地回答。

“那就好，后天你就劳动。咱队上现时正选种，会旋筛子的还不多。别人多少工分你就多少工分，咱这地方不欺负外乡人；再说邢老汉可是个好人，这些年来给队上没少出力。你安心跟他过吧！艰苦奋斗嘛！稀的稠的短不了你吃的。”

邢老汉意想不到在半天之内就续了弦，这并不是什么“天仙配”一类的神话，的确像魏队长说的，他们附近庄子上还有好几对这样的姻缘。在农村，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法制观念是极其淡薄的。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和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只要他们愿意在一起生活，人们就会承认他们是“一家子”，这好像并不需要法律来批准，更何况主持这件婚事的又是生产队长和贫协组长呢。

三

女人真是天生下来就和男人不一样的生物。那个媳妇一双奇妙的手几天之内就把邢老汉房子的里里外外变了样子。原来土坯房墙根一带的白碱一直泛到砖基上面，还侵蚀了一层土坯，现在，屋里干干净净的，又暖和，又干燥，连萧条的四壁也亮堂多了。每天中午晚上他们老两口收工回来，邢老汉劈柴烧水，他女人揉面切菜，这个时候邢老汉真是觉得每一秒钟都意味无穷。要是他赶车出门，回来正赶上吃饭的时候，在庄子外面一看到他房顶上袅袅的炊烟，他会高兴得两条腿都在车辕下甩达起来。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爱情方式，中国劳动者的爱情是在艰难困苦中结晶出来的。他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互相遮风挡雨，一起承受压在他们身上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他们之间不用华而不实的词藻，不用罗曼谛克的表示，在不息的劳作中和伤病饥寒时的相互关怀中，就默默地传导了爱的搏动。这才是隽永的、具有创造性的爱情。这个女人虽然不言不喘，但她理解邢老汉的感情；她不仅从不拒绝邢老汉的温情，并且用更多的关怀作为回报。而一个贫穷孤单的农村老汉，要求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也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一碗由他女人的手做出的面条，多加些辣子，一片由他女人的手补的补丁，针细线密，再有晚上在他身边有一个温暖的鼻息，这是足够足够的了。所以，邢老汉在那几个月里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来岁，走起路来也是大步流星的，引得庄子里一个七十多岁读过私塾的老汉逢人便说：“真是古人说得对：‘男子无妻不成家’。你们看邢老汉，眼下就是发福了，红光满面，连印堂都放光哩！”

可是，时间一长，就有一片阴影逐渐潜入邢老汉像美梦一样的生活里。

本来，庄子里办喜事是绝少不了妇女的，邢老汉结婚的那天晚上，那间狭小的土坯房完全被一群妇女包围了。这个要饭的女人在毫不掩饰的评头品足的眼光下，就像一只丧家犬一样惊惧不安，耷拉着头，手不停地揉弄着衣角。可是，没过多久，她就用她那种谦让的、温顺的、与世无争的态度和对农活质量一丝不苟的劳动赢得了庄子上妇女的普遍同情。她们开始愿意和她接近了，有的拿着鞋面布来求她剪个样子，有的拿着正在纳的鞋底来想和她聊天。但是，这个女人仍然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虽然她憔悴的面孔逐渐丰润起来，衣服上的破洞都补缀得很整齐，再不像过去那样如土话所说的“片儿扇儿”的了，可还是一脸畏怯的、警惕的、好像随时都会遇到伤害的神色。出工收工的路上，她总是独来独往，一手拿着工具，另一只胳膊下面不是夹着捆柴禾就是一抱野菜；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她也是一人坐得远远的，从不参与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谈话，没有